目　录

国民党在彭水总崩溃的情况……（1）
“黎明”前、后的彭水……（5）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郁山镇……（10）

解放郁山镇简记……（14）
迂回下宝光……（16）
夺取二峰关……（20）
解放军路过普子……（25）
从羊头铺到彭水……（27）
解放彭水见闻……（33）
追敌途中……（38）
新田乡的解放……（42）
破天堑歼顽敌……（45）
乘胜追击到江口……（61）

从解放到安定……（64）
剿匪记……（83）
二区土匪叛乱前后……（97）
二区剿匪情况简记……（110）
棣棠、龙射土匪叛乱纪实……（114）
平安脱险……（118）
侯道忠同志脱险经过……（124）
崔福堂同志被害前后……（127）
攻破下阴洞……（129）
田应魁被歼记……（1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保卫江口……（134）
土匪在高谷抢盐船经过……（141）
血战茶园盖……（144）
会剿板坊坪……（148）
夜袭贾匪张朝阁……（151）
粉碎贾匪张朝阁劫法场的罪恶活动……（153）
智擒何祖村……（156）
编后记……（160）

国民党在彭水总崩溃的情况

钱在益

彭水解放前几个月由于国民党各军乱七糟八败退到彭水加速了彭水国民党的总崩溃。

彭水城成了一座兵城，社会秩序紊乱不堪，先是物价高涨，后来出现市无买卖，官吏逃走，躲藏乡下。现将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江西、湖南、广东，进军西南势在必行。蒋介石想以西南半壁河山作本钱，作垂死挣扎，就在这个时期，彭水福音堂美国传教士，他们消息灵通，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便将其家具衣物等项在彭水街头贱价出售，准备逃走。他们的行动给彭水制造了紧张局势，惹动了彭水县党部书记长艾定九在大街上（福音堂门前）当面责嚷，说美国人扰乱人心。可是美国洋人不理不采，仍然我行我素，艾除了叹息！还有什么呢？

不久国民党二十军（杨森部队）的残余败兵两千多人回川整训，因军长杨干才阵亡，由付师长肖××率军撤回四川，路过彭水时，虽未大势骚扰，但在各乡镇催粮要草，也是闹个不停。伪县长张树君见状，当即指定（军事科长）应付军差，我在抗日时期，曾在邱清泉部任职，素知国民党

部队，常以吃缺贪污为能事，便邀请肖付师长及随员十多人，到当时彭水著名的张海泉“愉园茶社”喝茶，拉关系。大家谈得顺利，我乘势与军需官拉谈起来，军需透露实情后，我以三百元大洋收买了余粮，关系自然拉好了，这次军差总算顺利应付而去。肖付师长在伪县长张树君的陪同下，还作了一次反共讲话。

在秋末，紧接着又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军官教育团教育处长邓一非等人前来彭水向县府谈及要将训练团全部迁驻彭水龙水坝张家坝一带训练。

由于解放大军突破了湖北巴东野山关等地，不久建始失守，恩施告急，邓一非等人不辞而逃，宋军国总部恩施危殆，急电命彭水县府和参议会，要以总部设在参议会内，需备有玻璃窗的大办公室数间，办公桌一百二十套等，次日即有该部总务处长及政治部主任等人前来县府办公室要这要那，闹个不休，接着又是警备司令部的设立在急，要宪兵连驻地等事，这些迫切要求一个紧接一个的逼来，县府不知所措，幸而宋部参谋处即时到来，见彭水地形依山傍水，是易攻难守之地，便放弃了设防固守之计，一场忙乱，忽而烟消。

在解放军紧追猛打的战斗中，宋军于十一月初溃到黔江，彭水局面开始骚动，当时由湖北巴东退下来的某军长卸下戎装，身着藏兰色中山服一套，几个随员也是杂色衣着，占住了县银行，气势汹汹地把我私人床铺也强行抬去。致于十四兵团司令钟斌和参谋长王章也不知去向。还有可笑的河南军管区司令部官兵约两百人过境，因无拨粮条据，长途行军奄奄一息，派员前来县府求援，县府先拨八百斤粮救急，他们在逃命途中，武器装备都几乎丢光，却保存了一个军乐队同行，拟来县府演奏，以示感谢。这时县府也是朝不

保夕，粮政科长潜逃，征粮主任远避，仓库颗粒俱无，八百斤粮条又有何用，弄得河南一位少将官员牢骚怪话百出，听说当夜这位将官还受他上级的捆绑吊打，说他是暗藏的共产党在扰乱军心。这时彭水县政府也是非常空虚，便与参议会联名备函，派我去盐局向张主任洽借两千担盐作应变费用，我去洽谈未果而回，县府再派秘书和出纳前去勒令交盐，否则以资敌论罪，结果领了几百担盐回来，凡在城上班的人各发一担，以安人心。

但是战斗节节失利，局势更加紧张，县府办公室应接不下，机关人员不假而走，城镇居民隐逃他方，乌郁两江码头拥挤难通，河边船只全被宋部师长团长派兵抢去送眷属，人多为王，谁敢阻挡，当时去鹿角送粮船只，也被强迫扣回，这才真是秀才迁到兵，有理说不清，其紊乱之状，一言难尽。

十四日郁山解放，宋军仅以一个营作掩护退却，沿途公路人流盈道，车辆难行，彭水市面关门闭户，工商停业，县府办公室职员离去，仅几个少数科员秘书，手忙脚乱，也无济于事，张树君县长再三嘱其下午早来上班，可大势已去，谁还来上班，当我赶至观音岩小河边寻渡船时，县府很多人早已在那里候船，因是县府事先安排有警察中队派兵守候渡江船只，渡口只有一只小船，我们陆续渡过了郁江，而张树君本人和随员几个，也趁傍晚经此渡江到上塘口觅船往涪陵准备逃回他老家仁寿县。这天下午宋军见乌郁两江无船可渡，下令将居民门窗木器，搬去小河搭浮桥抢渡逃命，由于争夺先行，互相拥挤，因抢渡而被淹毙的宋军，不知其数。解放军解放郁山之后，势如破竹彭城危急。宋军狗急跳墙，下令将县城及轮渡烧毁，沿江汽车也同时被烧，十五日晚城镇熊熊大火，普照乌郁两岸，火爆人哭混杂难分，其状之惨，世所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

十六日晨解放军先头部队赶到县城时，县城已是一片火海，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协同投入灭火战斗，一天时光，才将火扑灭。

在解放军战士投入救火斗争的时候，那些杀人放火的部队，在云顶寺山上得意忘形。认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够，继续向县城火场附近开炮，阻挠解放军战士救火。因此解放军战士当天是在冒着死亡的危险，为彭水县城部分居民从火海中夺回部分住房。县城主要街道已被大火吞没，后来城北部分住房就是这样才保存下来的。

“黎明”前、后的彭水

罗文锦

黎明之前，无垠的夜色冷森森地笼罩着很不平静而又近乎死寂的大地，空气显得格外深沉、郁闷。这“黎明”前的瞬间，不少人忧忿、烦恼；不少人愠怒、仇恨。但更多的人们对未来，对“黎明”充满信心和希望。

１９４９年，彭水县城恰被“黎明”前最深沉的夜幕笼罩着，蛆虫正好乘机活动。

首先是彭水官盐仓库的“大老板”们，知道他们的日子已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于是、他们降低价大量倾销准备运往贵州赚大钱的巴盐，但规定不收银元券，只收银元。因此，彭水市场上银元和银元券的估，就急剧变化起来。

可是真正遭劫的却是贫困的老百姓。例如：１９４９年５月，下岩西乡一个姓黎的农民，有一天卖了一头肥猪给县城屠户何世成，双方议定：晚上杀猪，次日早上卖肉后付钱。果然何世成天未明杀了猪，早饭时已把肉卖完了，钱立即清点交给这位农民。谁知饭后，突然一股“浪潮”，人人传言“票子”（银元券）不用了，吓得这位农民急匆匆带着票子满街去买货，果然谁也不愿卖给他。又急忙忙去找何屠户退钱，可是何屠户正拿着早上卖肉赚来的票子，在那里哭笑不得。这位农民最后只得在街头大哭大骂一场。虽然不少

围观者给他无限同情，但谁又能代他免受这场损失，代他驱灾逐难呢？国民党政府对此当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从此，彭水市场倒退到清末、民初时期使用银元和铜币的情景，商业逐渐萧条起来。中等资本以上的商民眼看境况不佳，干脆懒于经营，每日无所事事就玩牌解忧或借酒浇愁。小商，小贩和贫民百姓更是生活艰难，度日如年，大有"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注〕之恨。国民党特务制造种种反共谣言，更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7月，外省、外县籍在彭水担任一般官吏的如看守所所长管文斌觉得彭水不可久留，便收拾细软，挂印弃官而去。于是本城的官员、豪绅和上、中等商家也先后将家里少男长女和金银财物送到农村亲友处隐匿起来。

1949年9月，国民党杨森部第二十军在鄂西被击溃后，残部向黔江、彭水一带逃窜。罗广文部的第一百一十军又奉命到黔江协同潘文华部的第五十六军布防。同时国民党驻湖南沅陵的宋希濂部也奉命移防黔、彭等县。1949年10月彭水县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兵城"。每户百姓家里最少都驻有二、三十名士兵，还堆放了不少枪支弹药。公路线上军车、马车往来不绝，拥挤不通商旅行人不敢从公路上经过。城西云顶寺山头，宋希濂的炮兵团构筑炮兵阵地。

郊区的青壮年农民不少人被拉去先是当夫役，搬运弹药；后来就被强迫当兵。县城的一般青壮年只得乘黑夜躲到较远的农村去，否则也得被拉去当兵。市场上除少数老弱市民尚在叫卖一般小吃食外，其他早已停止营业了。

1949年10月底，集运到县城的军粮已全部调拨给部队了。然而每天"军粮储运处"都派人到县政府索取。县府人员只得打发他们到汉葭镇田粮征收处去找张主任张益

三，可是征收处早已颗粒俱无。于是、过境部队就在附近强买或硬抢老百姓的粮食。

县长、县府秘书等主要官员，知道大势已去，更不堪众多部队的索取、骚扰，于是急忙将官盐仓库的巴盐发给每个公务人员（包括教员）二至三百斤作为资遣费，喝大家“各奔西东”。不到两天整个县城除部队外，只剩下老弱残废的百姓，舍命看守着自己的家，默默祝愿子女们在乡间平安无事。

这样一来，部队站不住脚了。他们没粮吃，便到百姓家里翻箱倒柜、抢掠食物和财物。

部队里较高级的军官，大都早就离开彭城在很远的指挥所稳座；留下的个别军官和一般士兵们，心里打“鞋底擦油—溜之大吉“的主意。他们首先控制了乌、邳两江渡口的一切船只，作为逃命的“法宝”；同时下达命令叫各部汽车连先将弹药运走一批。谁知几十辆满载枪枝弹药的军车，到达乌江边时。却无渡车的大船了。因为有的军官用实力强夺渡车大船为他私人运东西，运太太、小姐和少数亲随；早已顺流而去，这时汽车连只好变成“弃车连”。从渡口到沙沱的公路上停满汽车却无人过问了。城里剩下的一位宋希濂部的副军长是最高级军官了他命令全体士兵设法在邳江渡口架搭浮桥。于是百姓家里的木板、门壁、箱柜等全被“借”到河边，勉强搭成一座摇摆不定，岌岌可危的浮桥。他便带着队伍轻装渡江面逃。可是桥小兵多，秩序很难维持，不少士兵被挤下水去随波逐流，挣扎不起的便到“鬼城”报到去了。不少士兵干脆再搜索百姓家里的木盆木桶，拴在身上渡江或顺水飘流。其中溺死者不计其数。沿江都可听到呼救之声。可是有谁能挽救他们的命运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9年11月12日，乌江边几十辆军车突然烈焰腾空，车内弹药兵兵乒乒象放鞭炮似的炸响。次日城内中街、下街连续三处起火，火场内弹药炸响之声不绝于耳。老百姓只能看着火势蔓延，悲号哀呼而已。他们不敢救火，也无力救火。这时城内国民党部队才陆续逃光。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彭水城的"正街"部份，变成了一片瓦砾场。躲在附近农村的百姓，胆大的回到城中举目一遍凄凉，只是痴呆呆地看着未尽余火的烟雾，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1949年11月16日，长期笼罩彭水的漫漫黑夜，终于永远逝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部击溃了宋希濂部设在保家楼附近宝光寺垭口的掩护部队，顺利地解放了保家楼，羊头铺和彭水城。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二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告到处张贴着，给彭水人民带来了光明、新生。

解放军刚入城不久，便组织政工干部深入郊区农村，扩大宣传，筹办军粮。他们首先用银元向农民买食物（蔬菜、鸡、猪羊），不问农民讨价还价；接着他们找到当地的伪保甲人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要他们为共产党办事，筹集军粮，支援革命；并说明交了军粮要给予粮票，将来凭粮票抵销公粮。

老百姓发现解军语言和气，买卖公平，不少人便进城卖柴卖菜。

1949年12月城内虽是一片瓦砾场也逐渐摆开了各种货摊。一个卖陶瓷的小贩，挑了一担陶器来得迟了，就把货物摆在路边。这时恰遇一位解放军战士牵着一匹军马从街心

走过，不知怎么马受惊将陶器皿踏破了几件，小贩立即吼叫起来。战士回头看见，连忙赔礼道歉，可是小贩听不懂战士的外地口音，以为在抵赖，于是便大骂起来。战士以理质问小贩为什么骂人，小贩却越骂越凶，不少市民围着观看。一位解放军干部路过，发现了此事，立即上前询问。他听了战士的理由，即刻以命令的口气叫战士执行纪律，赔偿小贩的损失。这位战士还申辩说：为什么老百姓不执行纪律可以随便骂人。这位干部听了，脸色极其严峻地说："先执行纪律，理由回去再讲。"

有的围观者听懂了干部的话，向小贩作了劝说。当小贩接过战士赔偿损失的钱时，脸上显露出难堪的愧色。

这时候，和煦的阳光照耀在众多围观者的脸上，一场纠纷却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虑。从此彭水人民奔上新的康庄大道。

1986年6月

〔注〕 "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语出《尚书·汤誓》。女读汝，皆通偕，意思是：夏桀王残暴无道，老百姓盼望他死去，并发誓愿同他一起死亡。可翻译为"太阳什么时候死去啊？我愿同你一起灭亡。"（太阳：指夏桀王）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郁山镇

焦　本　群

郁山镇地当川湘鄂要冲，为我县郁江上游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都较便利，历来供应频繁，尤以解放前夕，军差往来更为繁重，国民党滇军宋希濂部，所辖各军败退过境，给郁山区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野跟踪追击势如破竹，迫使宋希濂的部疲于奔命，土崩瓦解，蒋介石困守西南，妄图东山再起的迷梦，于此已彻底破灭。

我第二次出任郁山镇长，是一九四九年春，正值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前夕。时局极度紧张，军差频繁，前任镇长是童景铭，他家富裕、是大地主，曾任过多年中学教员，在此紧张时刻，一再坚辞不干，县长张树君，批准他的辞呈，后派委我回郁山镇担任此职，我到职不久，成都蔡玉彬任丰、石、黔、彭、利五县联防主任，到彭水曾约我密谈，妄图集中地方武装力量，在边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行动，我没有表态后来他与曾伯涵、罗毅笃、李鼎安、王家子、王道乾、卫隆乾、舟启伦、张耀光、舟启愚……等秘密集会于青平乡大田湾王家子处，密谋暴动，企图与湘西事变看齐，（湘西诸县地方武装暴动，经国民党退伍将领陈玉谋出面调停，收拾残局，将匪首瞿伯阶、水胡子，瞿波平等部编为七师）而蔡玉彬是受川康军阀幕后指使，使下川东各县发展队伍

的，我曾将这个情况报告张树君县长，深受嘉许，后因形势急转直下，而黔彭等县地方武装没有湘西诸县那样大的力量，蔡的阴谋还未得逞，地方也少遭糜烂。

接着就是贫民抢地主的粮食，先到童景铭家，将存大米一千余斤，一抢而空，童家未抗拒，故未发生冲突，后到曾博之的妻子严五家抢米"五阎王"号啕大哭骂声不绝，因而酿成斗打事件，严五向镇公所和县政府控告，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详见文史资料第一辑钱在一报导）。

四九年夏国民党第八军残部过境，一时军粮供应不上，我和征购主任彭炳卿二人与付军长顶闯几句，被软禁郭焕廷院子，后将欠粮户大地主曾博之交出来，我与彭才得恢复自由，部队勒令曾博之当晚交清欠粮，否则就要绳捆索绑，准备吊打，后由万朋程、李绍煌出面向其妻严五说明用黄金折价，交清欠粮，乃得了事。

紧接着就是国民党二十军杨干才残部过境，粮食方面我们作了准备，尚无任何困难，因是杨森的旧部，刚到彭水，杨森已由重庆运来大批军用物资，并派专车专船接去，进行整补，故在彭水无坏行动。

四九年十月鄂、湘、川、黔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所部过境。警卫团付团长运输营长王清强（宜昌人）。夜宿镇公所。我在夜深人静时，饮茶聊天，他将实际情况告诉我，他说："老焦！我们是随总部警卫团非作战部队，如果第二军十五军、七十七军、二十一军等番号过境时就是前方失利，崩溃下来了，你就得注意"等语，最初宋希濂绥靖公署准备迁彭，稳住阵脚，苟延残喘，解放军进攻迅速，势如破竹，宋所辖各军不战而逃，第二军过境时，部队走后，军队还派纠察队挨户询问，有无扰民情况，表面上还能维持军风纪，秩

序尚佳，十五军、七十九军、一百一十八军过境，秩序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经署粮秣处长罗文成更是荒唐，他公然下令授权与我，并派一排武装，交我指挥，对欠粮不交者，可以把他处决，真是骇人听闻，我想我是地方行政人员，岂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而结下子孙仇，我一生谨小慎微，从未干过此种凶杀事件，面对一场飞来的横祸感到惊心动魄，不得已于郁山解放前二日，只身出走，避于乡间。

解放后一日，我即返郁，继续支援解放军过境，见到解放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街上贴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界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秩序井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数日有西南军政委员张子骅过境，宿"四海餐厅"他主动向店主殷代璜询问，郁山镇有陈友谷这个人没有？殷答："有此人"现改为陈知宇，随即找人到中井将陈请来。陈知宇一见面握手寒喧异常亲切，他曾在刘伯承干训班担任教官是刘司令员的战友，是陈知宇的老师，陈即设便餐招待，有我和万朋程二人在座作陪，同行还有一人，名不详，可能是一位首长，席间，他叫陈知宇开一片新华书店，并说："刘司令员不久就要过路，他一道有几十辆吉普车，你可以前来看望他，等语；，但刘司令员过郁，仅在此略事休息并用膳，片刻就走了，陈知宇当时未在街上错失良机。

据说刘司令员在彭水，曾召见县委书记，指出郁山人口较多，情况复杂，应赶快设立区政府，以安定社会秩序，县委派区长魏福和和指导员吴秉俊来郁山成立区政府，派我担任郁山镇临时治安委员会主席，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协助政府剿匪，征粮、收缴武器，动员土匪自新等工作，不遗余力，四九年冬张朝阁匪部进犯郁山，我保护民政助理马青川

到乡间避难，与土匪划清界线，记得一次县委召开乡镇长会议，郝山有我和刘运全，彭水有龚俊德（汉葭镇长）孙汝翌寥寥数人到会，民政科许科长说：全县各乡都反了，庞贡廷任命张绪之为彭水县县长，准备武装暴乱，与人民政府为敌。因我态度鲜明，一直靠拢人民政府，继续干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工作。

1986年10月11日

解放郁山镇简况

白　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郁山区老是下雨“淅淅沥沥没个完。从川湘公路退下来的国民党溃兵，也是拖拖拉拉过个不完。开始那些兵还稍规矩一点，后来就乱拿乱抢。老百姓怕他们，纷纷去乡下避难。

十一月十三日，天气略有好转，停了雨，天空还有几个裂缝现出了兰天。国民党的溃兵也没有再大批大批经过。镇上只有他们的尾队在活动。留在镇上没有走的群众，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

正是人们要想松口气的时候，有人发现国民党兵在向太平桥和居民房子上淋桐油。大家知道这些民之“毛虱”，要烧桥、烧城。留在镇上的老年人杜光甫、罗大年等听说了，纷纷前往太平桥阻止他们放火。人越集越多，争吵声越来越高。但是溃军执意放火，说是奉上方命令。并且硬是把太平桥点燃。

这时南京街方向，忽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共军来了！……”接着很多人边向郊外跑边喊。这才吓住了那几个放火的坏蛋，他们丢掉火把跑了。群众迅速把火扑灭。就在这事之后不久。天空忽有飞机声，一会儿一架飞得极低的飞机从彭水方向飞来，在天空转一圈飞走。（事后知）这架飞机

还在保家楼附近丢了一枚炸弹，把石槽水附近炸了一个大洞。那是国民党从重庆派来支援溃军的飞机。在天上没有看到彭水境内有战争，只好乱投弹。

十一月十四日，郁山人民听到莽地坪有枪声，但只响了三枪，不几分钟大家看到几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一团的先头部队到了郁山，没有遭到国民党军任何抵抗就解放了郁山镇。解放军和气地告诉群众，不要怕，希望外逃的人快回家。同时在街上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

在傍晚时候，从乡下回来的人报告，中井有国民党军一个连在吃饭。解放军听说后，请报告消息的人带路，向中井跑步追击。

这一连是国民党走散了的部队，他们刚从黔江盏地坝方向逃来，准备去彭水。当解放军到时他们正准备逃走，由于那些败兵无斗志，又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有多少，所以双方都没有放枪，国民党军这一个连全部放下武器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十一月十四日晚，陆续有很多解放军到达郁山镇，但他们没有进民房住宿，除一部分住在中心校外，其余就在街上坐着休息。中心校是司令部（群众看见有无线电台）一夜灯火明亮。（那是解放军的指挥员在设计下一个战役的兰图）。

十五日早晨，解放军纷纷出发向彭水方向挺进。（下午有一部分队伍，从渡口塘过河向普子方向前进）当先头部队到达龚家山时，遇着国民党军的后卫，于是在龚家山发生了一场小战斗。两军互相射击约十分钟后，国民党军向保家楼方向迅速溃逃，解放军则紧追不舍，沿川湘公路乘胜前进！

1986年8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